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國朝

會稽

會稽鐵崖楊維禎庶夫著

記

小桃源記

松隱君陳衛父氏世家在泖環之西既遺其子東西第又為園池東西地間仍治屋廬其中名其堂曰清暉樓曰明遠而又額其亭曰小桃源也予嘗抵桃源所所清絕如在壺天四時花木晏溫常如二三月時殆不似人間世也隱君且舉酒屬如以記請余聞天下稱桃源在人間世者武陵也天台也而伏翼之西又以小云據傳者言則武陵有父子無君臣天台有夫婦無父子也方外士好引其事以為高而不可以入於中國聖人之訓矧其象也暫敞函閔其接也陽示而陰諱之使人想之如恍惚

幻夢不能倚信雖曰樂土若樂彼吾何取乎哉若小桃源之在
隱君所也非物引諸八荒之外入有親以職吾孝也出有子弟
以職吾慈友也交有朋儕戚黨以職吾任與媿也子孫之出仕
于時者又有君臣之義以職吾忠與愛也桃源若是豈傳所迷
武陵天台者可較賢劣引然而心以桃源名者張留侯非不知
赤松氏之恍惘也而其言曰吾將棄人間事從之遊知之者以
為假之而去也隱君亦將假之云耳隱君蓋既暮而老將休矣
桃源其休之所寄乎而由以小云如伏翼者小寄云耳固不能
絕俗大去已或曰淞俗信仙鬼貴富家有駕海航翼風一引至
殊島見瑤池母東方生乞千歲果啖之而隱君弗能從此小桃
源之名於淞也併書為記

松室記

松江朱子官於其先廬之左治讀書之室環植以松故命室曰
松今且寄所居於東山氏之西廡而未見偃蓋之植也則命畫
史圖居之松以謁子泐上曰此其之所謂松室而讀書誦詩於
其下者也顧有記焉雖吾遠去其鄉得展圖攬記將不悼其身
不在松之室也予詰子官誠何取於松豈子受性也獨正抑有
心也貫四時而不改厥撫乎將森森千丈施之明堂大廈有棟
梁之材也抑產伏神結靈實辟百穀而食之可以飛行如偃佺
之倫乎將異時托之洒掃使家之人識其指之在也抑要久歲
月精與化通為青蛇為赤龜以恠駭人間世乎子官曰余孔子
徒也非仙釋之流予絃誦於松室之下知聖言有松之為歲寒
物也如其心而不改柯易葉也吾烏知其他雖然余幸而生文
明之代知學孔氏學而切有得於誦余者其志豈不欲淑諸人

而達天下也故嘗夢松焉吾十八年其抑將為公也邪子笑子
有明年為六十人更十八寒暑為太公望之齡夢松協于夢熊
則吾將迎子於海之濱江之上矣子有莞尔曰吾與其為十八
公吾寧為主人七松至正九年十月一日記

夏氏清潤堂記

雲間義門夏景淵氏居同邑呂公之甥館其館中輿曰清潤
蓋取晉人名樂衛翁婿語也予與景淵為昆弟交既得翰林學
士泰野公書其額而遂求誌之文於市予惟物之清莫踰於水
詩人曰清如玉壺冰是也器之潤莫踰於玉傳者曰溫而澤是
也故皆得以此德君子也當典午氏之世行者方以放濁為通
居者專以楊寂為記究求時君子比德於冰之清玉之潤者鮮
矣評者以樂衛當之吾嘗探其人焉誤晉天下者多清談之治

術而廣與王夷甫為清談首位極于台揆竟以殞瑩然冰鏡之
照人者吾不知其與澄胡毋輔之輩相隔幾何衛叔寶自幼美
風神見者以為玉人中興名士推為第一而卒無掇於名教之
敗至於徙家而南再獲美妃終天歎生玉振江表比於金聲中
朝者王輔同王輔一寂寂吾又不知永嘉之末曰正始音者何取正
始哉二子之不能不愧德於冰玉音類此吾客呂公仲氏家親
識呂公之為人高居潔已行無瑕類不與惡人交不與狎士游
侍其坐朗然明月之照席也可謂善清也已景淵天質純雅有
大器量而不苟於小仕與之交昭昭然若飲醇酎可謂能潤也
已以廣珮之所名名歟居廣珮忝於時評而景淵氏之翁婿豈
有醜也哉雖然清莫清於不自掩其疾潤莫潤於及物之大冰
之出壑潤徹中表而瑕不自匿此其清之至也王之在山土石

草木皆蒙清輝此其潤之大也呂公之清吾知其至矣景淵氏之潤更以其物之大者推焉則光映清門于弘且遂者非義門之傍澤歟景淵氏曰善敢不勉諸請錄諸堂為記

賓月軒記

呂輔公之長子恒字長德常其燕處一室在居之西扁名之曰賓月嘗觴于其所遂以記請余讀堯書命羲仲之翕曰寅賓出月又曰寅饌納日以賓饌之禮禮日者謹昏旦之候未聞以月然在帝文告曆日月而迎送之則月亦在所賓矣吁此曆家說也非吾達士之所賓也吾達士所賓自眺蟾主人賓於景祀之上月固未受其賓也而况黃星小兒欲窺於南鵠之枝乎况苔閣塵榭欲以脂粉徼之乎又况霓裳之聲帶鼙鼓而欲假仙遊以即之乎是皆賓之以為主也惟庾武昌之據床劉晉陽之清

嘯李騎鯨之舉杯相屬杜少陵之戀戀貂裘粗賓主之一遇耳嘻賓常有也而主不常有茲數人之後何其遇之潤如也五百餘年而賓對之交始得於德常氏可以見遇合之難矣吾愛德常人品光霽尤愛其為量觀深時吐章句流麗娟好吾知月之愛德常而適以為主無短也或有朝曰德常賓月月主德常主無異情矣而賓也有雲雨之翻覆圓缺之差池柰何德常曰尔何窺於賓主之淺也先天不稚後天不老者非全月歟而吾神未嘗不與之俱求吾賓者以神不以形以形賓在賓主在主以神則吾蓋不知賓之在月而主在吾矣尚何以主客異邪或者曰然書諸數為記

春水船記

滄水主人壯年桴于海晚家居結樓滄之上蓬然若舟海水時

抵家下放目樓上百萬頃人眠其蓬然者一葦耳因命曰春水
船主人垂釣于枕濯足于床酒甘輒咲歌其上家僅數十善為
越人擁楫之歌主人又自歌小海為舉足扣舷以節之水光天
影飛動几席籟聲與潮汐間作殷殷在足底不知船在水邪陸
邪滄洲仙有駕凌風舸以激水者徒以舸為舸而未知吾居之
以不舸為舸也以為行則未嘗去家以為居則常有行色又孰
知吾船之纜之而住負之而走也昔者太公嘗以漁釣欺天下
而天下旋知之其含魚也欲蓋而彰也嘻以為非魚則持釣竿
五十年矣以為真魚則未嘗得一魚馬嘻太公固得於漁不漁
之間者客詰主船以為真船則居止以為非船則箬笠之前皆
漁樵推罵之地又安知吾之在樓非長乘風舸也耶今天天一
大春水地一大船也在船不悟悟者實在船之外吾悟吾船

獨不在外也嘻此不可與衆人道也春水如天船在天耶水耶
而况在樓也認吾船在樓又何異認劍在舟刻耶其扣舷之歌
曰滄之水兮如天叶滄之屋兮如船叶水消天兮以春船之載
兮薄夫天津索吾船於津之表兮吾將與泰初而為隣客和之
曰若有人兮再為家叶看土不佳兮養空不驅泰始我海兮鴻
厓我湖吾不知貫月槎之徒兮天倪舟之徒歟主人為汝南殷
德父氏客為鉄遂道人會稽楊維禎也至正十年三月三日記

碧梧翠竹堂記

至正八年秋崐山顧君仲瑛於其居之西偏治別業所架石為
山窾土為池層樓複館悉就規制明年中興之堂成顏曰碧梧
翠竹迺馳數百里記於友人楊維禎曰堂瞰金粟治枕湖山樓
漁在草堂相為僕介蓋予玉山佳處之尤宏而勝者也鴻生茂

士為記詠者多矣茲堂之志非名鉅手不以屬敢有請子謂
仲瑛愛花木治園池位置品列曰桃溪曰金粟曰菊田曰芝室
不一足矣而於中堂焉獨取梧竹非以梧竹固有異於春妍秋
馥者耶人曰梧竹靈鳳之所棲食者宜資其形色為庭除玩呀
人知梧竹之外者云耳吾觀梧之華始於清明葉落於立秋之
頃言曆者占焉是其覺之靈者在梧而絲琴瑟之材未論也竹
之介于秋而不徇秋零通于春而不為春媚貫四時而一節焉
是其搯之時者在竹而邊簡笙篴之器未論也淮南子曰一葉
落而天下知秋吾以淮南子為知梧記禮者曰如竹箭之有筠
吾以記禮者為知竹然則仲瑛之取梧竹也蓋亦徵其覺之靈
搯之特者書以為取諸物者法毋徒資其形色之外云也子韓
子羨少傅之辭曰翠竹碧梧能安其業者也徒取形色之外而
不得其靈與特者未必為善守仲瑛氏吳之衣冠舊族也有學
而不屑於是茲堂之建將日與賢者處談道禮義以益固其守
者其不以吾言取梧竹乎書以復仲瑛俾刻諸堂為記

槐圃記

按周禮朝士面槐三公位也槐何取於三公哉豈其畫聶宵炕
一陰一陽之翕闢而變理之道見焉故公所多植槐齊之君主
有犯槐之樹也列公所尊異乎群卉而不可與凡條繇植于老
農之圃者比矣故宋王祐氏手植三槐于庭期其子孫曰吾子
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且果相太宗天下謂之三槐王氏吁槐
之植私庭而遇如王氏者天下亦少矣北庭文甫氏家于杭之
清波門自其祖參政忽撒公樹槐三章于居之後苑稍治園亭
其中名之曰槐圃文甫氏彈琴讀書或與客觴咏必于圃之所

時時與客撫其樹曰嗟乎是吾祖之手澤也子後之人弗克負
荷惟懼其敢不封植是樹如昔人之無忘角弓者以無忘吾祖
者耶客至圃者愛其人必敬其樹知其祖之待文甫氏者遠且
大也且感為之賦槐圃詩吁文甫氏能思其祖愛其手植若是
其孝於家者可知矣以其孝於家者移忠於國其光於祖者又
可知己文甫方強年承叅政公之澤將以六品秩仕于朝矣吾
嘗交其人識其負大器且執謙而好學忽氏子孫之為三公者
豈下王氏哉異日文甫居高位面庭槐若見爾祖之手植也有
不惕然者哉槐以人而名則圃以槐而重矣天下謂之三槐王
氏者不屬之三槐忽氏乎惟文甫以前人之所期天下之所望
者勉之而已至正己丑九月九日記

光霽堂記

宋黃庭堅論春陵子周子之人品曰胸次洒落如光風霽月談
人物於孟軻氏後者子周子也太極通書之著異乎莊列荀揚
之撰不由師傳根極道要以接夫十載不傳之緒由其人品之
高也擬諸形容者無它風月之光霽而已耳後世不識周子而
求其人於光霽可以識其人品焉雲間任公子元朴開園池於
廬之西偏蒔花竹其中而命其堂所曰光霽因友生馬琬求記
於余余謂元朴之光霽其慕子周子歟抑自胸次式符於子周
子歟嗚呼一歲之晝夜非無風與月也而得諸光霽實難今夫
蓬蓬然而發乎噫氣掉乎無方迹之而無形聽之若有鳴谷乎
若盈流乎乎若行者是風也而光實形之不光無以見風之至
祥也晶晶乎行乎太空泰清乎天中轉之而不窮蝕之而不訃
死而胸灰而眇眇而中者是月也而霽實旌之不霽無以見月

之至白也風之光月之霽蓋神之至秀而時之至良也已勝人
韻士韶暢高明洒然凡塵之表者不似之乎吾於是有感矣風
月光霽少而翳冥多也人光霽少而幽陰多也世代光霽少而
屯否多也元朴光霽獨取諸造物之多得之心而應之境誦詩
讀書暇而彈琴握槊與客觴咏以為樂而不知世間萬物百悴
然而不適其情者嘻風月在世也而堂獨以光霽所之是雖
晦冥陰雨相尋於無窮而吾未嘗一日不光霽也吁夫人而似
乎元朴也子周子不足慕而已世道之否者可以復泰和聲明
之盛於古也客聞吾言有喜而為之歌者曰有光雖風有霽雖
月我思其人憂心惓惓既見其人我心在悅又歌曰光之風兮
英英霽之月兮庚庚風與翔兮月與萌君子之心既清且明君
子之樂式和且乎繫子仁子莫之與京

雙清軒記

華亭南去五十里為正有浦浦之東有隱君子居焉曰倪益齋氏
吾嘗聞其人而不及見之今年予至胥浦而其人已隔世見其
二子皆孝睦其家孫曰權者尤才賢而善接師友權之舍客次
曰雙清軒以予為右客常禮予以顯席予亦時時領客造其所
不問主在無一也權與父伯玉君聞予至急治茗具茗餘繼觴
咏已而相與抱琴至雙清所當秋月正中八窗夜自游塵不興
草樹可數為予援琴三鼓始以長清短清申之以御風騎氣其
聲汨汨如泉走絕壑如游雲行太空如珩璫相觸於升降揖遜
之頃疾徐高下靡不中節蓋月在琴得月而愈清軒之名雙清
非此耶權既與客賡唱雙清詩而又屬余記余愛權之賢其有
志於樂道者歟惟樂道者而後忘世俗之樂故其心洒然與迹

俱清不徒琴與月遭而後得是清也世之層臺複館貯粉黛託
笙竽與淫朋狎伴為留連荒亡沉溺而不悟者彼豈知天地之
氣之清有記於物而於者乎而倪氏容膝之室無黝堊丹漆之
麗其中惟經史圖畫一二古鼎彝器皿而已方其適於清也眾
喧俱息百慮消方寸之間湛然無世間一物之異此非誠於樂
道者能之乎不然吾思權之清也當琴與月遭則暫之於月落
琴移之際則失之譬之泉焉涓飲而甘之而不能不為醇酎之
奪於異日也可不思哉權起謝曰權或敦先生之教有如月舉
酒屬客而自為之歌曰氣之清兮魄之陰器之清兮絃之琴維
軒有月清明實臨維敷有琴和樂弗淫我歌雙清實獲我心併
錄之以為記

邵氏有竹居記

松地隸古楊城厥土卑濕沮洳自禹決水注之海然後民與草
木得休養生息其土性竅宜竹禹貢所謂篠簜既敷可徵也去
松之南六里所有村曰同安仲謙邵氏居焉邵氏自靜山君由
伊維徙湖之長興復自長興徙茲邑仲謙即先廬斤而大之左
右皆植竹因顏其室曰有竹居翰林承旨張公夢臣嘗為大書
其居太常胡公古愚既為賦詩復介吾友呂輔之請記於余余
曰竹之為物詠於詩有切磋琢磨之喻載於禮有釋田增美之
喻竹蓋異於凡卉草木矣晉王子猷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宋蘇
軾亦云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也非竹之比德君子又何以
能有於人哉余仲謙氏居有竹亦知有得於竹而竹為我之有
乎若其居有竹而吾不能以有竹也問其所有輒謾言曰吾吟
竹風擊珊瑚也吾掃竹月披琅玕也雪烟冰雪蔽虧刻無不全

於竹也好事者來引之竹所彈琴詠詩或觴酒以為樂吁有竹如是夫人而能有之也今夫虛中抱道之心貞標絕俗竹之性獨建而不枝竹之本離立而不軋竹之羽四時寒暑不改柯易葉又其恒也聲中律呂協鳳凰之將鳴又其德音也啼而斑泣而萌動夫發人孝子之思是又其應物之靈也故君子有取於竹而必將有其有也仲謙之得竹如此斯能有竹之有也不然吾懼仲謙氏居曰有竹竹不為其有也雖渭川千畝之富徒與千戶侯等云尔竹何有於居居又何有於竹哉吾問輔之氏稱仲謙好德君子也仲謙其克有其竹不徒在居之云也審矣尚以吾言勉之

聚桂軒記

秀在宋為夕物之邦至今士多興於學處屢著亦類皆鴻生碩

彥由是屢之坊有曰聚桂者而趙某氏世居焉其子覲无知尚文墨氏蚤歲尊師取友學經史談道義不問寒暑且題其脩業之所曰聚桂軒軒之前植桂成行當秋清月高花爛熳發與客觴咏其下悠然與桂相忘若交然待制杜公本既為書其顏而又因司令濮樂間氏來見且以記請予惟春而榮秋而悴者木皆然獨桂貫四時一致不媚於春不怵於秋月窟清寒其根托焉風霜高潔其英發焉豈非卉之仙者乎宜君子之比德於桂者衆也古者以桂喻君子如淮南山山之詞蓋傷賢者不得所而招之無隱者也晉郤洗對武帝曰臣射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則又高自標榜而志於不隱者也余未暇論天下士即秀一郡在宋則有莫氏五桂者以一門五子皆明經擢第天子賜其親以紫衣金節之華故人比燕山之竇我朝設科取士

則有若黃氏玘父子俞氏鎮兄弟洎蔡氏景行陳氏允文鮑氏陸氏景龍徐氏達道歲登賢書皆桂林之選也繼諸君而來者殆未已焉觀固於諸君之文讀而知之或請業而師之已他日借計吏上春官對策大廷天子賜覲進士第覲將為桂之顯者追榮莫氏以先欲士子之聲豈得為山山之陽乎聚桂之會方作於樂陶氏余嘗主評裁而士之與是會者人固以欲之桂待之矣觀其可以桂自隱哉余故記聚桂不惟勗覲且以勗其同門同志者云

桐香室記

秀濮氏某府君居滌津之桐鄉始居成聚已而成市其土廣而墳無高山大谷之深阻所植多嘉樹羨箭舊說有梧桐盛太鳳凰常集其上故鄉以名余弱冠時游看嘗識濮氏樂間公之折

節下士充切切教子弟不遠千里而聘名師其子仲溫好學不勸題其脩業之所曰桐香又取詩人李長吉語以名也後余在吳無有為典市官者日中與市者相質劑夜則歸誦書石鞮且嘗道書於余道其所志欲請業焉則知為仲溫余訝其人生執綺家且既仕而又志學若此非賢者能之乎已而仲溫棄官還家尊師取友以卒其業時余在雲間仲溫又介余友鮑君仲孚招徠予公觴余知止堂上仲溫退侍余桐香室中相與榜讎經籍商論文墨為事濱別請室記昔離騷子著書天下香草以此有德之君子傷香草立愛而不芳者有以而未聞以桐蓋卉之弗靈於性者不穠於色則烈於香不烈於香則厚於實而已耳惟桐性靈花之折葉之落占曆者以之而其枝之所傾有以集鳳凰材之所取又有以中琴瑟詩人者以香為之殆不可與凡

卉之臭味同議矣故曰桐之香鳳之待也嘻桐之香鳳之集德香而爵祿聚理之所必至者仲溫植其德以植桐然自拱把之日無牛羊斤斧之戕勢不至于霄蔽日不止也根益深蔭益大香益遠吾見仲溫膺爵祿也天子賜進士第起身以顯揚其親以展布其平日師友之學可計日而俟已故余樂為記桐香使人知桐香非直為待鳳之具實滌氏之德之符也繫之辭曰梧桐生矣在濼之陽桐之香只繫鳳之翔繫鳳之翔雖君子之鄉梧桐培只在濼之除桐之香只伊德之符伊德之符維君子之居

明誠齋記

淞之南五十里其中水曰大泖水清而土墳環泖而居者多聞家著族歲治七田給貢賦外不遠千里聘多師教子弟最者曰

朱陳邵自有曰五叔者蓋邵氏之圭子弟也予嘗聞武叔兄父伯高爽而好學一時功夫樂與之游不知又有武叔競爽焉武叔事父兄各極其道事師尤不遺於禮且聞脩業之所題曰明誠益以暇日誦書史其中所以交當世之賢人君子必此焉消息而聲色狗馬之好一不以經意鄉之先達無不器許之間從外舅倪伯玉君來見且請言以著明誠余喜淞子弟多嗜學而邵氏余不無言取然極其至而論則聖人之道一誠也天地之運一誠也天地一息不誠天地之運敬聖道一日不誠聖人之道消聖法天賢法聖明此爾誠者誠此爾聖而無不明孔子之徒是也賢明而無不誠顏曾之徒是也明則知誠則行也易曰知至至之所與幾也非明之始事乎知終終之所與存義也非誠之終事乎譬諸偏都者必知道所由陸轅太行水航滄汝不

惑於天下之勞峻斷港然後星行夜宿積日累月蘄于達而後止此非明誠始終之教歟故明誠之功極于天地位萬物育聖人之道于是焉與造化同流於乎至矣武叔即予說以合中庸之論而用力焉余他日究予所成以徵子學之不自欺者的不予妄也大師道而先祖德者不在武叔之祖為翠岩老人者余所愛敬也其師東岡先生余所有也武叔歸而質之以為何如

溪居琴樂軒記

古樂器之存惟琴琴蓋古聖人有道之器而至樂存焉故顏淵得聖人之道而託之琴也陶潛得聖人之趣亦託琴也師曠嵇康阮瞻之徒非不工於琴藝而已耳道也趣也其樂內也聲有可也無可也藝者其樂外也聲不得而無哉松陵曹某氏闢室一所前俯六溪暇日鼓琴於其口題曰溪居琴樂間從陞百經

氏來謁記予惟琴雖古樂今之琴絕與古反矣古人樂於內今之樂於外也善琴者有倚蘭白雪離騷舞鶴御風騎古操之製也不知古操之製古道之所託也今之統袴小生笄珥婦女以勞為學者往往務為新聲以悅今耳是列雅於鄭衛之音何有乎古聖人之至樂哉予嘗聽氏琴已曹氏獨好純古淡泊之音寬於內好足以舒焦衰湮鬱之疾則於顏之道陶之趣其得否未外知然的非樂於聲統袴小生笄珥婦女者比也不樂於聲則於樂道似矣抑吾聞伯牙氏之學於連成是也置之絕島之間觀風水之瀕洞山林之杳鳥悲獸號之慘情一移而琴遂最天下曹氏之居溪上也流水終日號號鳴階除聞若金石交作而清奏鈞韶也高陵大埠烟雲晻靄在窗戶外其朝夕之變不同也即物象之變而寫之於琴吾知其符連成子之教矣吁是

道也又豈紈袴小兒笄珥婦女以吟猱攫醜習於工帥之樂學以為樂者哉子它日拏舟過溪上聽太古之音以見聖人於穆然頽然之間尚當為汝賦其樂云

桂隱記

至正九年春予赴璫溪呂氏塾之賓塾與其仲氏德昭甫隣德昭甫闢室居之西偏植桂數十本顏之曰桂隱嘗觴予桂隱所因求記余謂山林之士托草木之芳以隱者多矣或以菊或以蒲或以瓜或以松或以竹以梅以橘以李以槐者不一足也而以桂記隱者鮮聞德昭甫其亦有慕於劉安氏之小山者乎安輕國位與山澤之儒游八公之徒為賦小山之詞其招隱有曰山氣龍從石嵯峨溪谷蘄崑水增波猿狖群嘯虎豹嗥攀援桂技聊淹留知桂之所記在岩谷斗僻之地是以為君子隱所也

今德昭甫之居無石之嵯谷之岩猿狖群居而虎豹曹也桂之列在庭其途人所見且引好事人抵其所得為小山之詞之隱乎德昭曰吾取桂以德不取桂以地故曰桂因地生不因地桂且桂月窟之產也兔公蟾母之所託以為隱者固非人間世之所得有間有在人間世者不幸為墨卿詞客資之為決科取祿計遂名為科籍豈桂本志哉歌隱于小山者必于桂是言蓋知桂者無如小山矣桂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不以無位而改德易行也吾有志於桂如是何暇計隱之山不山也哉抑予聞小山之詞招隱耳非有隱也德昭甫尊德樂義雖老而好學不倦吾見中朝之士方有續騷歌而招德昭者德昭其得果隱於桂乎是年九月十日記

水南軒記

家華亭長泖之陽其里曰胥浦世以孝友之行修于家而以義
方教子弟者曰陸宗敬氏即其居之偏而顏之水南者則其孝
功燕處之所也陸氏自吳婁侯遜開迹華亭大司馬杭有平國
功二子曰機曰雲又以文章著林於世且姓其小字於山川故
子孫氏至今千有餘年猶魁然以人門為淞聞族士衡之詩曰
髣髴谷水易谷水即長泖也蓋其生之所樂去之異鄉而不忘
歸志不遂卒有感於華亭之清也嘻谷水不遷亭鶴自語里
人至今思而悲之今彥功有先之序在谷易而名其軒曰水南
上有垂白之親下有舞祿之童外有賢師良黨之際樂其樂而
不知世有崇高權貴炎冷榮悴之一去一來者倚於高山流水
之外同志相過索其人於水之南相與南道名理為事此豈紈
袴少年之情哉可以稱二陸之鄉之賢俊氏賢彥功賞隨其師
祖之初志其又不在彥功乎彥功以余言勉之而已

耕閒堂記

予嘗評閒矣有仕而閒有耕而閒有游於仕農之外而閒游於
仕農之外者其閒不容於先王之世吾置而勿論也若既仕而
丐閒者事若優而情或有未知則閒亦謾尔惟耕有餘力而後
閒迹若苦而情優非世俗之間有所矯激而後得者此已雲間
倪仲玉氏不仕而歸農名其所居堂為耕閒農之暇雞肥豕蕃
家所釀谷作春輔會不閱月而熟仲玉作輔會必與親戚故舊
而作堂工極夫琴歌咲詠之樂而後止胸中廓然無一物之留

戶內外熙熙然無一世故之撓非吾所謂迹若苦而情至優非世俗之間有所矯激而後得者耶仲玉且自記曰吾祖從御史大夫其亦農耳其勞至帶經而鋤計其閒不如吾之耕餘及其耕而仕也閒益不得假吾之閒不廢於耕而經亦不廢於吾子孫吾非太平之幸民先德之慶裔與余容呂氏塾而仲王之堂為余塾南隣且嘗與觴豆堂工遂以記請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耜以穀我士女徐亦將休矣買田三泖上與子孫為耕耦暇則與子孫拊格相擊土鼓以祀先嗇之祖而且有以式穀吾之士女也豈非甫田詩人之樂哉尔祖得失吾又何議仲玉喜而起自歌曰仕而閒其志煩其情艱其情而閒其志安其體胖乎吁嗟閒先于吾豈以耕之寬易仕之慳乎

舊時月色軒記

松陵陸子敬氏吳大族也宋景咸間子敬之先嘗築侯老堂於分湖之北壘石為山樹梅成林日與魁人碩彥觴咏為樂沒百餘年而子敬克守其業又葺所居之軒名之曰舊時月色取姜白石詞語也書來以此記請予惟古今人輩生幾滅古今日幾圓幾缺人有古今之殊而月未始有古今也月與天地一無窮之運亘萬古猶一日也人不與月存則謂人舊而月新月不與人生則又謂月舊而人新也白石為范石湖氏出仕于朝歸老于家也時異事改求昔日之所見者惟月在梅耳持酒相對悅如遇故人於數十年後豈不有舊月之感哉子敬是之不忘其先見月於梅如見其先宜其同一感也然草木以時計閱歲而一新舊也堂池以歲計閱世而一新舊也月一古之而無被故體有盈虛而卒莫之消長時有升降而卒莫之始終也豈一草

一木一池臺之新舊而得為月之轉舊乎雖然天地一物也月
一天地一物也其生無死蓋亦有數焉朔而載明于西晦而終
魄于東此月之生死候一旦暮耳先天而生明之根後天而及
魄之極此月之一大生死亦一旦暮而善觀月之生死可以知
屈伸之義矣吁是豈石湖氏觚墨之客所能言哉異時予將游
三江過垂虹訪子敬之所居呼酒酌東軒上歌長庚之詩以問
月自玄黃判而月生者今幾年以今人而能存古月者復幾何
人君當酌月而壽我我固中舊客也

東阿所記

按隴西志東阿谷在醉仙山隱者所棲也氣清境勝草木繁蕪
此少陵杜氏屢見于歌咏而不厭也其詩有曰船人近相報但
恐失桃花陵蓋此其景比之桃源矣松之南里曰璜溪溪之上

馮生濟世家馬生於廬之東又治讀書室顏之曰東阿夫東阿
去秦地數百里而生以之名者取景同不取地同也地有水竹
之義在璜之東隩軒又東嚮謂之東阿固宜當夫朝陽方升萬
景焜耀鳴雞在樹嗟嗟然白鵝蒼鷺與文勅鳥在水者泛泛然
陽陂打蔬者數十品瘦地少粟者五種熟高人逸士時過其所
詬租更叫囂東西村如隔島外也未知居東阿數十家者比生
何若哉昔少陵氏之咏東阿非實居也使少陵實從東阿遭世
擾攘妻子流離極死之不贍雖有東阿能一日居乎今生生於
全然之時又無仕宦東西之榮優游焉誦詩讀書於阿之所暇
則杖策溪上觀片雲雙鳥其悠然自得蓋與東阿之詩人同一
遠意而非衆人之所能測識矣夫彈絲有得不必琴臺流觴有
東不必蘭諸東阿有隱者之東又何必曰醉仙之谷哉書諸解

為記又為賦詩曰問君讀書所我所在東阿東阿何所有水竹
蔭陂池鶯羽飛雉雉長頸鳴鴛鴦離離原上熈濯濯池中荷桃
桃源在人世豈必陽山阿今日有良會同志式相過擷我園中
蔬具酒旨且多請君考吾槃和我軒中歌

中山堂記

秀澤國也出郭無山許可久氏居城東門外顧書其堂楮於中
山介予友陳德初見予舍次且請記惟洛為地中而高山天下
之中山也可久家夫洛凡幾何里隔嵩凡幾何山鳥睹太室少
室三十六之峰乎可久曰吾家許由君實隱中山繇龍門南有
山高丈四絕諸峰下立如引頷仰其峰之高者至今字之曰許
云孔子生魯稱殷人太公仕周不忘乎營丘重本也吾不居洛
而稱洛中山豈徒慕中山也哉嗚呼重本若可久氏者可已雖

然吾嘗病君家許由君悻悻然獨潔其歸不肯入堯舜之道非
盛時所望也吾聞天地扶輿英淑之氣聚于中州而州中之山
惟嵩當之王治將興嵩必為降祉生英佐故詩人歌之曰嵩高
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中山之利于時若此可久
追本中山其徒尚夫逸歟抑有以應詩人之歌歟是為記

遂初堂記

樵李東去六十里為鸚湖又航湖而南六七里為趙君初心之
家君故宗正子姓也嘗以今選異等遇知天曆大臣涼國公轉
官至羅羅斯甸宣慰都事循是而往躡高樓要可計日待君
顧自畫之行年六十而以老自休稍為園池樹堂其中曰遂初
因余友劉漢傑請記余既高君之尚遂弗辭人心之良莫良於
其初而有不能良者蝕其初焉耳故君子論心恒尚初雖既老

而貴乎遂也晉孫興公負一時清名嘗自賦遂初詩弗克遂強
預家國事取專政者嫌薄君年六十六未致事一旦若悟五十
九之非執政者方倚用之而居且休矣精神志慮卷為也有視
存利祿若涕唾盡分由四子而家督者受政君勝日挾侍者數
人與鄉之官而歸者往還扁舟間好事者時載酒戶外君掘手
堂上說舊時典故辨古先名理驩甚慷慨激烈發為歌詩比之
晉士取人嫌薄而訖不遂初蓋異日道也且其言曰堂之築固
以休予老而遂吾初而吾初之遂者實將以竟吾母夫人之驩
柰何堂成而母逝矣今吾雖若顛堂以居而不知吾心之恒有
母也嗟乎與生俱生者愛親之仁而初心之至也又未知晉士
之初有是不也是可記已又從而歌之鸚之湖兮清且腴既我
田疇兮鳥鹵為禽出有航兮食有魚歸歟歸歟我親我娛親雖

逝兮我心在廬遂吾遂兮我心之初遂兮烏知其餘

晚軒記

秀有苧水世家為戚秉肅以晚自命所居之軒且予曰某之名
軒非其以苧水宜晚之景也其不幸幼為膏粱兒重不幸早孤
以冠齒當家督里中豪少我弱我攻取者四面至而學日與家
落孔子謂三十而立今踰去其年而吾未之有立也不其晚乎
故名以自儆幸先生有以教我夫物脆於早而固於晚脆則薄
固則厚物之理也人之成器何獨不然故老氏有言大器晚成
名言也子不觀夫藜藿與楸楠豫章乎藜藿之生煥煥然一日
拔數寸而其材不可以為榱桷楠豫章長歷七年而後一覺而
其用可舟楫梁棟速成者其功劣晚成者其功大其象已乎誠
有志於器之成也何嫌於晚乎余交秉肅氏得詳其性行才質

皆晚之器世之士多尚狎和而秉肅獨以介尚巧言詐行而秉肅獨以直尚險奔而污竟而秉肅獨以夷以潔也是得晚之道也然彼以速為功者足高於連屨列埒之間峻躋而極誨自謂高鳥快駿不能踰不知足一躓則盲妄擗墮顛隕於陷窞而不知有援而救之者則其為速莫晚甚焉余之進若晚而他日功成名立訖為大器則彼之速者莫我追也已子以余言勉之余未老且將卜隣芋水上尚及見子之成於晚也

顧氏永思冢舍記

襄陽顧必有之六世祖宋大八將府君某與其曾大父興能府君某大父檢閱府君某暨傍親墓林在越諸暨花山鄉之文山至正六年夏四月辛酉必有又葬其妣孫夫子人于域次既葬作室於墓左之南若干步以奉先世及妣孫夫人神主俾邑人

何壽者亭之凡春秋祭祀冢舍之政皆有著式室大小凡五間既成若之曰永思冢舍蓋取諸下武詩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也而又因吳興沈自誠氏見子吳門特記惟孝之為義大矣為人子者生盡其愛敬死盡其哀戚可謂孝矣然親在則禮興親沒則哀戚之情日遠而日忘者人之常也非貧如大舜為純孝之至則不能終其身而慕焉故君子設教懼其久而或忘也為墓之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衰為忌而悲哀之所以致其思思存則親雖遠其能忘乎或曰墓祭之禮君子所弗予也子惟謂親之手澤口氣在器物者尚能動其思慕致其哀戚而不忍用也况冢墓親之體魄所在乎升高而望松楸下丘隴而行虛墓之間榛棘淒然霜露時降君子於此其有不戚然連其思者乎思之永則親之沒雖百歲之久猶一日也吾聞顧君

者親喪不忘常廬居於冢側會有四方之事又治精舍以守之
可謂永慕之至者其先有永慕亭在墓下思敬亭在墓南八十
步皆為祭享所歲久傾圮今舍名永思蓋亦無忘先亭而繩其
義者歟嗚呼顧氏子孫雖遠去墳墓散處于四方也然於其親
色未嘗絕乎目也聲未嘗絕乎耳也志意嗜欲未嘗忘乎心也
其於永思之義庶幾其無忝已是為記

思亭記

姑胥王斌氏早孤事其母實謹甚為無錫州屬吏迎其母就養
每雞鳴起溫言色朝其母始出夕復夕母躬上食母扣吏事斌
白所行善母說即不善母為減眠食斌母體順其行事益畏恭
母病斌即給體暇不解衣睫待藥食母沒斌執喪哀慟骨立吳
俗葬其親以火斌惻然追傷其父不及甌其窆黃腸其棺葬母

閭門外之原復築亭原上名曰思服踰祥酒哀泣如始喪且
跣來乞余以記其所不忘者余謂后山陳氏嘗記甄君之思矣
雖然陳以目視其心之思推其戒於不肖者異思時為庸人言
之尔君子者不然霜露既降君子履而愴焉雨露既濡君子履
而惕焉思其親居處思其親笑語又思其親所嗜所樂思其存
存則著著存之至若將見之此君子無時而無其親者也無時
而無其親雖親在九土不在九土故思非物也外至者根中出
者思根中出不在登高而望松梓下丘隴以行虛墓而後有之
也夫物之係於見不見者存亡以目而存不係於見而不見者
其惟忠乎嗚呼此君子之孝思也斌事親有至性又志乎學古
者其於君子之孝思庶幾若曰見亭始思亭云則思去思不能
存終勤以慎行夫身以圖榮其親豈君子望於其親君子望於

斌乎斌起拜言曰斌不肖敢不奉教先事教以終君子之孝云

東維手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八

會稽鐵崖楊維禎庶夫著

記

竹林七賢畫記

右七賢畫一局四明梅氏之作施景芳氏之藏也七人落筆而書一閣筆而思者二擡鬚者二擁鼻者一背胡床而面仰空者一非遊心於嶰谷君山則湘水之斑淇澳之漪漪者歟按史七人者譙國嵇康河南山濤琅琊王戎陳留阮籍阮咸河內向秀沛國劉伶也共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者是也予嘗約史評之顯用於時者濤與戎也濤司人物之銓者十年粗稱得人然所甄拔隨上意向後先則未為忠直戎徒苦談論於子房季札之間搃鼎司而惟務苟媚及醫亂乃欲慕蘧伯玉之為人

至於握牙籌鑽李核其鄙有不足言者他如秀始有其山之志而之洛為時主所機伶專以酒為務酒德之頌乃其失德之自著也咸又縱情越禮有不忍言者惟康以才俊氣豪而不免東市之及海內之士無不痛之籍廣武之嘆蓋以英雄自命不在劉項之下慨然有濟世之志者也使二子誠得時行志願未知其所究者何如耳然吾又悲夫與午氏之養賢不在朝而在林也夫國無仁賢則國空與午氏之國不亦虛矣乎而後世又使李孔韓裴之徒相與跡其遺於竹林之後其果竹之而樂見者歟賢之而樂聞者歟嘻至正八年春二月三日誌

聽雪齋記

金華戴君良過睦謁余官次明日復持卷來白良所齊室鄉先生柳道傳公嘗書聽雪以顏之未得記而公卒且令良有請於

吾子幸吾子賜之言予重違柳公契濶意而且嘉良之切切於雪為之言曰雪一也聽有不一焉僵而聽臥戶之士羈而聽被鑊之夫業而聽又甕牖之儒蓬廬之漁耳戴君氣盛志廣而才甚長見時顯貴人咸喜而與之進出鄉遊通都且將北上京國有風雲之會而於雪也奚能效前所陳者聽邪抑聽雪以聲固不如聽雪以理者之為聽之深也今夫雪也出玄而生白似化藏於密而散彌六合似道將集而霰先焉似幾陰涸而合見暘而消似時匿瑕藏疾似量無論穹卑夷險一稱物以施狀似平治若是者雪之具德廣矣戴君反之在已不在雪也則其取數於聽者不既多矣乎不然吾懼之所聽者臥戶之飢士被鑊之戍夫牖之窮儒蓬之寒漁而已耳何取柳先生之屬於雪者哉君起謝曰良固知聽雪以聲固不若聽雪以吾子之教也五洩

之麓敞廬在焉遊將歸矣請書為記

蔣氏凝碧軒記

吳興蔣君廷實屏居大湖之陽築室數楹開小軒為游息之所軒瞰翠竹之林林外湖水縈帶湖上之勝於是為最遂以水竹故名軒曰凝碧徵余記余謂水之為物止而通竹之為物虛以直惟有德者肖之君為吳興望族不以貴為樂而隱於寂寞之濱如野夫田叟更種竹千个列于讀書之軒軒外日見鷗夷子所游三萬六千頃之淼茫仰觀湖中山七十二峰之秀風飄沙烏雲烟變態集為一几案之具而君潮游於此夕息於此水竹之姿凝於一碧者蓋野夫田叟不足以知之而盡在君之肺腑矣其見於筆墨為詩為畫者一凝碧之所發也雖然凝碧之樂於耳目者淺也吾意蔣君之所慕者凝碧之所性也方其開軒見湖與天上下萬頃一碧撓之不濁澄之不清其而流注之潤綿亘三州于數百里外其及物之澤不可算也矣君子體之止而能通者不於是而得乎坐軒而對竹本固未幾貫四時而不改柯易節千仞而不回不撓君子用之虛而能直者不於是而得之乎吾嘗過軒所愛君年方妙而好學弗勸軒中左右陳列皆古今書史又曰與士大夫切劘講肄周旋於水竹之間據幽發粹是宜行益高道益茂既宏乎其內必揚乎其外吾懼其間居之樂不果於凝之地矣若夫留連光景於几席之間放肆詩酒於禮法之外則非予之所望於蔣者也

石林茅屋記

維陽劉士衡有宅區在井邑之中而扁其燕處之室曰石林茅屋客抵其所咸訝其矯詎曾無異乎索車水中求魚木末也上

衡則曰吾井邑其居山林其心也太原趙子期既為作小篆書其顏而又因武夷蔣思文來吳求志於子子謂世之人於可欲所在未嘗不奔而逐遂而得或至決性命而後厭止山林枯索非欲之在撥之弗去非心遊於遂物之外者不能取人之所不取也士衡宅市井爭奪之場而獨取人之不取於爭奪之外吁若士衡者豈誠市井之人哉子因士衡之遊心將以誘夫見欲而未化者也夫石林茅屋在大山硎谷之所其去士衡之居計其道里之勞莫知其若于舍也而士衡以一遊心得之若身倚枯株首載斷茨不知華吾堂者為金碧朱紫遠吾亭池者為瓊木異卉也嘻使移是心於玉山珠海則玉山珠海入吾帑移是心於玉堂金馬則玉堂金馬列吾舍是揭鑑招景開谷納聽之象也而士之能悟士衡之悟者或寡矣故予重言也使見欲而

未化者知天下之尤物足以易吾之境者皆士衡之石林茅舍也書其言為記至正八年春二月初吉

蒼筠亭記

毗陵路義道由鄉選司積史予姑蘇會府年勞滿而因家焉舍東築亭為宴游所亭前樹竹數十挺蒼翠入几案翛然林下風也吳興趙雍為書蒼筠名其顏義道屢觴予亭之所遂徵記余謂竹之為物草木耳然有異於草木登聖賢之經傳者其德也故詠於詩者曰瞻彼淇澳綠竹漪漪有斐君子如切如磋此衛之詩人以竹之色興武公切磋之德也記於禮者曰如竹箭之有筠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此禮君子又以竹之筠喻夫中貞外韜之德也竹之見於詩禮者如此則古之君子取於竹者有在矣世之取於竹者異乎君子之取直玩物之私尔若晉之七

賢唐之六逸是也甚至遺落世事蔑棄禮法相與沉湎景光以
為曠達是竹亡資於人人覆累乎竹也吁竹之所見如此世道
之不幸抑甚矣今義道之取於竹也抑取詩禮之所取者歟抑
徒取其七賢六逸之逸游者歟吾聞義道自其祖以來三世以
詩禮傳其家義道方延海內師以訓其子於是亭也左右圖史
客至相與談道義顧瞻筠之蒼然者出於條蔕榮瘁之外不啻
若友然則知其取於竹者在詩禮之所記錄而咏歌者諗矣使
凡今之人一庭一戶有取於竹者皆如義道焉其不為世道之
幸乎我書諸亭為記至正八年春二月初吉

李氏全歸庵記

昆易李靖民氏既葬其考蒙齊公子鹿山先塋之附其家舍曰
全歸蓋恥公垂終語以名絳石且既銘顧全歸未有記者以之

屬予曰吾子辱與某友幸慈而昇之言不唯其不肖孤之光先
子有之將不悼其齡不六十也予唯曾子之言曰父母全而生
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又曰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然俱全有二焉全體也性行也性行弗全而謂體全其全弗當
也曾子之啓手足全也而慎五孝以恐恐乎慮辱其身哉及其
親者全之全也按銘者言公生宋末年十三丁改物之會不幸
大軍掠之以北遂為帥者偉兀氏家兒服其中裳習其語言文
字越七年始獲南旋而母夫人逝矣公泣血追服葬祭皆如禮
甚又十年朝廷開國字學諸群公以通國字首為本群學教授
居官六年託試絃之史譯實劬於公書上吏部將改調而公無
仕志且尋隱竹林期盡其餘齡屬纊不亂語諸子不及家事惟
誦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曰金吾生以歸之期從先人於九

京也公之始末如此或者病其出與處迂行於性乖謂之全果
合子輿氏之訓乎余曰孝有幸不幸父母俱存室家胥慶服勤
以終養不服闇不臨危以保其遺體此人子之至愿及變故猝
至不獲保有其身而隔截其親此人子之不幸也公之不幸丁
虜身樂正子之不幸丁創足也公之不幸曾何傷於孝乎追服
葬祭之盡其禮曾何慚於性之全乎君子道貫精粗行周隱顯
公之史譯成而身退仕止久速之各適其可也又何慚於行之
全乎若是則公之奉身兢兢獲歸全於地下從先人者非徒以
全體為幸也矣靖民間言起再拜曰吾先子之全歸徵斯文幾
不免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不肖孤敢不稟請
勅諸石為記尚有以儆吾後之全世世無忝云至正八年九月
乙未記

張氏瑞蘭記

蘭主者香也其生或與神明通晉羅威家其庭或生蘭史因以
為德行之感然則蘭不期生而自生者非偶然也必矣吳人張
雲景氏葬其親於武丘靈壽岡之原斬草治壙見叢蘭一種獨
秀於荒草茅棘之間實青鳥氏點穴之所也亦豈非孝感所及
天有以假之為牛眠馬踏之兆耶蓋吳中土風無論貴賤家親
死悉棄於火夫火尸乃三代治惡逆之罪以示陵遲而絕之人
類也柰何吳之人子舉惡逆之刑以待其親而曾無天誠之痛
耶景雲氏獨能痛其親拔去惡習營善地以蔽其親躬負土成
墳廬墓者三月而不忍去其情有不合於天者耶宜天有以托
諸草木以表之也父老謂余曰蘇之有蘭皆市之於他所靈岩
天平雖名山皆無蘭茁其中雖植之不生也信其言則景雲氏

得蘭於葳親之地其為孝感之符也信矣哉其友從倫圖其蘭于卷又請余記於是乎書至正八年四月四日

怡雲山房記有詩

山中雲閑物也而未始閑也自其閑而觀之則貞白子之所謂
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者是已自其不閑者觀之則釋子萬
之所謂雲去作霖雨不似老僧閑者是已昆易魯倫甫居有東
山之勝自其王父糧料院公為園池甲其里東山之雲英英然
被林壑者倫甫又取而為几案之物其怡然自悅不翅世之所
樂乎金玉朱紫婦女狗馬之有乎其前者也於是自命其山房
曰怡雲而謁記於余余固未知魯甫氏之雲其貞白子之所云
者乎釋子萬之所云者乎魯甫氏曰範也聞物之有性太極也
物之有動靜陰陽也而其徵莫顯於雲惟雲根於極也故其體

有消滅有斂散也而互動靜乎陰陽故其神用有膚寸之合不
崇朝之雨也儋嵯之人以儲芋生熟識週歲流求之人以月生
死識晦朔取於物者粗尔余以雲之根識極動靜識陰陽則余
之怡然有得者豈徒積金山中宰相之為怡者哉予聞其言而
知魯甫氏之聞道於雲也道在是而雲之怡不必閑也雲之不
必也遂登其語為記而復繫之以詩曰

東山之雲英英兮積白雪侍曾水耕兮吾與雲靜時行而
葳兮東山之雲靈靈兮友風伯子雨工兮吾與雲動時止而

通兮

村樂堂記

吳人朱仲明氏居閭關三橋之西面大河官橋賈舶日憧憧故
乎其前堂之背則又退為園堂與甲更接保社時時杖履可往

還也於是名其堂為村樂既自蒙書其顏而又張古碑墨于四
辟曰臨江張仲氏之記也仲明以仲記非本室語屢觴余堂之
所集姻合友以樂其所樂者樂余而請為之記余惟君子非造
道不足以言樂非知樂之有在不足以得道樂可以聲音笑貌
云乎哉今夫富貴利達之為樂順而易貧賤之為樂逆而難也
不知貴富利達之樂其樂也以人材之樂也以天以人樂夫人
而能樂也以天樂非與同我者弗能也惟其樂與天相似也則
君子之樂不獨在村已窮而樂以村者此樂也達而樂天下者
此樂也故樂之有在不在窮與通也吁村樂之樂又豈村而已
哉仲明嘗遣其子奎游予門以問道父子之樂乎村者知協以
天則吾必謂之知道也已矣書諸堂以為記

善慶堂記有詩

至利在天為一元在人為百善故善必有慶和之致也然庸人
為善與君子異君子安慶善而慶自至庸人徼慶而為善慶非
彼徼而得之也徼者慶之教也二者公私相去不能以取故天
下之慶不得於庸人一時竊取之私而得於君子日用善行之
積也孔子於坤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君子不以善小
而不為惟善小而必為故其積也日登焉若山日侍焉若海積
之厚者慶之長也故曰有余慶崑之張君景罡築堂兵之陰夏
駕之坊歲聘碩師教子弟其中日交接賢相友治酒事必升堂
講古飲禮黃髮番番文吏班班青紳翠帟沓列後前自以為宗
獻魏國公後百年餘澤尚演為四世相聖之慶故名其堂曰善
慶番陽周伯溫父為大書顏之而未有記之者景罡既觴予堂
之所且遂徵記予以崑古嚳邑也其俗競節物信機祥雖世家

大姓咸尚物佛鬼繳福田為利未見有以詩書禮義為務而得
餘慶之長合孔子之言者也今於張氏之門見之於乎張氏之
慶必復其始當有子孫名世者作矣故予樂與之

鐵江沈沈其流長深奕奕新堂有書有琴有橋在高有梓于
陰君子慶只少伊氏之暈宜爾家室和樂且湛鐵江湯湯其
流深長奕奕新堂鳳鳴于陽左書右琴其椅其桐君子房止
嘉賓式無以慶叶子孫樂只壽考不忘

嘉樹堂記

吳之練圻有隱君子家為恕齋強氏其先八世祖某自汴居吳
遂為吳人手樹嘉木一本于中庭在忠曰雖栖子倍云皂莢者
其根抵母堂背蓋困困然蔽風暑色理堅緻不為螻螳所近其
閱歲已二百幹益碩大枝葉亦華實益美茂於是強氏子姓餘

行亦且二百餘指而有食君之祿者矣余過其家見其樹而知
其先德之暈於後者未已也恕齋持觴為予壽且請記予聞諸
傳季孫宿有嘉樹為韓宣子所美吾不知其樹何樹宿曰敢不
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之詩遂賦甘棠夫季氏子孫為魯公室
斧斤樹之封植其德敢比召南哉宣子茂魯媚季其嘉季者果
樹乎世澤如甘棠之後若孔子之檜田氏之前王氏之槐是已
此非其子孫一時封植之功也一本之深百世之下固有若神
明護持者在焉非偶然也嘻孔子之檜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如
田氏王氏爾可矣田氏王氏不得而見之若今強氏之植非田
氏之荆王氏之槐也歟非所謂嘉樹而有光傳記者歟夫前人
所種斯收於後人後人所培又以固前人之本恕齋伯仲皆清
脩好學尊德而尚義周人之意高至於捐金粟以助國費而利

祿之心未嘗入焉其於樹所培者厚矣前人植之後人培之一元之氣雖毋百世而可也豈直八世十世而已抑余聞梁甘露降皂英樹世有幽宜書載虞晚折枝事施報尤捷果信也強氏義施之報吾將慶甘露之降是樹

小桃源記

隱居顧仲英氏其世家在谷水之上既與其仲為東西弟又稍為園池西第之鹵仍治屋廬其中名其前之軒曰問潮中之室曰芝雲東曰可詩齋西曰讀書舍又後之館曰文會亭曰書畫舫合而稱之則曰小桃源也仲英才而倦仕樂與賢者居而適以賢居余余抵崑仲英必迎余桃源所清絕如在壺天四時花木晏溫常如二三月時殆不似人間世也余既預讌而落室仲英且出文木板求余誌榜屋顏余聞天下稱桃源在人間世

者武陵也天台也而伏羲之西洞文有小者云據傳者言武陵有父子無君臣天台有夫婦無父子也方外士好引其可以為高而不可以入中國聖人之訓矧其象也暫啟亟閱其接也陽示而陰諱之使人想之如恍惚幻夢然不能倚信雖曰樂土若彼吾何取乎哉若今桃源之在顧氏居非將託之引諸八荒外也入有親以職吾孝也出有弟以職吾友也交有朋儕戚黨以職吾任與姍也子孫之出仕于時者又有君臣之義以職吾忠與愛也桃源若是豈傳所述武陵天台者可較為哉然而必桃源名者留侯非不知赤松子之恍惘也而其言曰吾將棄人間事從之游知之者以為假之而去也仲瑛氏亦將假之焉云爾仲英齒雖強而志則休矣其桃源其休之所寄乎而猶以為小云如伏羲者小寄云耳固不能大絕俗而去已或曰崑俗信仙

鬼甚貴富家有駕航莫風一引至珠島見瑤池母東方生乞千
歲果啖之而顧氏家弗能從此小桃源之名於崑也仲英聞予
前說喜中其志又聞後說而喜人之億其中也并書為記至正
八年秋七月甲子

玉山佳處記

崑隱君顧仲瑛氏其世家在崑之西界溪之上既與其仲為東
西弟又稍為園池別墅治屋廬其中名其前之軒曰桃源中之
室曰芝雲東曰可詩齋西曰讀書舍後之館曰碧梧翠竹亭曰
種玉合而稱之則曰玉山佳處也予抵崑仲瑛氏必君子佳之
所且求誇勝屋顏按郡至崑山縣華亭陸氏祖所寔生機靈時
人因以玉出崑而名山崑邑山本踰馬鞍出奇石似玉烟兩晦
明時有佳氣如藍田馬故人亦呼曰玉又曰崑而仲氏之居去

玉是舍遠矣以佳名我山之佳在去山之外者得之山中之人
未知也如唐之終南隱者與司馬道人指山之佳身固在山數
百里之外也雖然終南之嘉終南之隱者未知也借佳為捷仁
之途千古慙德至于今山無能掩焉若仲氏之有仕才而素無
仕志幸有先人世祿生產又幸遭逢 盛時得與名人韻士日
相優游於山西之墅以琴尊文賦為吾弗遷之樂則玉山之佳
非仲瑛氏弗能領而有之吁與鍾南隱者可以辨其佳之誣不
誣矣予嘗論山不能重人而人重之耳望以剡子重荆以下和
重峴以羊叔子重紫金山以八公氏重他日崑之重既以陸氏玉
之重又不以仲瑛氏乎不然山以玉名者衆矣若鄜若灌若龍
城若中巴若滇也雪泉上饒山陰星沙積浦皆未嘗無無王之
稱也求佳之賴人而重者如仲瑛氏則王之稱山者毋亦土石

之阜焉尔君子有何取哉仲瑛謝曰瑛何備而得比古哲人竊
勉焉以無辱先生之云也遂錄諸堂為誌書者泗水楊某篆者
京兆杜本也至正八年春正月既望之三日記

書畫舫記

隱居顧仲瑛氏居婁江之上引婁之水入其居之西小墅為桃
花源創水之亭四楹高不踰墻仞上蓬下板旁檣翼然似艦窗
客坐臥其中夢與波動盪若有縑而走者予嘗醉吹鐵篴其所
客和小海之歌不異扣舷者之為中無他長物唯琴瑟筆硯多
者書與畫耳近以米芾氏所名書畫訪命之而請誌於予予喟
然曰自人文潔於有態氏後世變不已而有書又不已而有繪
事書一形而鬼夜哭繪一著所采色盲人目矣予欲還治古
則唯恐書日煩繪日密又何顯之以為名與米芾氏爭途於江

淮上乎聖人取易之之渙剝不為舟將以利天下之不通耳又
豈為子輩好名者設資之以侈書與畫哉求書於書求畫於畫
固不若求書畫於象先也君試與客仰以觀星文之經緯俯以
察地理之脉絡是大寶書也遠以眺三神山之出沒乎海濤近
以鑑五湖之煙霏七十二峰之空翠四時朝暮景狀一同又大
畫苑也書耶畫耶屬之芾耶我之屬也隱君笑曰書畫若是舫
將安屬曰大地表裏皆水也大羅竟界一渣之浮急旋水中央
而人不悟者必在旋之外也吁天一大瀛也地一大舫也至
人者以道為身入乎無窮之門超乎無初之垠斯有以見大舫
於舫之外子能從之乎隱君謝曰甚矣子之言幾於道子知居
舫而不擬聞大道於舫之外也書諸舫為記

信齋記

吳下張生本既以信呼於人又字其所居室而求記於予予謂信之為義大矣天地一月不信日月星辰不順行陰陽寒暑舛差錯籙而生之之類息嗟夫天地不能一日外夫信人參天地而不信得乎孔子論信嘗以之重食人一日不食百骸未廢一日不信百行終身廢矣故君子寧一日無食不一日無信秦法吏立百金木南門示信立而後令有以行秦法吏不能外夫信矧不為秦吏者乎今之吏以聖賢自謂而有不能信於人者謂非秦吏罪人得乎生治春秋學吾聞春秋以斷事為信之符也生將有位以治民矣惟春秋之斷以斷以信之用大矣予懼生之視信者輕也故以孔子之言春秋之教參乎天地不能以外夫信者語之生之父予之友也請以予說質之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八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九

記

呂氏樓真賞記

會稽鐵崖楊維禎庶夫著

淞之樓居者以萬數而獨呂氏之樓為高等淞之山以百數而獨九山之峰為特秀樓去九山數千里近而青出樓者重尺寸耳呂氏之子恂從予游時節觴子必於樓是登請名於予予名之曰真賞且併永言以記陶處士於南山非日日見之而一日忽見於籬落之間其曰悠然者真賞也王馬曹於西山非日日得之而一日忽得於杜頰之頃其曰致爽者亦真賞也真賞貴於偶會固不貴於常得也山之賞有女色之賞耳自其真而言鮮佩饋漿之頃蓋有慕之而不足者自其厭而言則朝越白而

暮趙黛而有為之前者矣故曰真賞貴於偶會而不貴於常得也世之愛山一也在陶王為真賞在謝康樂則荒矣康樂於山愛之屢而厭之至其伐山開途自始寔至臨海汲汲焉求之如弗得是今日之得無以贖於前日也天下之名山無往不有是謝然之嗜無往而不足計其一生山水間敝敝焉不得一日以休則謝公之勞無以償其得矣是真實不得之効也吁陶之悠然王之爽然也使日而得之人人而知之又何以為真賞不傳之秘哉客登呂氏樓者猶嫌樓之未盡有山也子以其求山者謝耳而未知陶王之真賞也故書其樓為賞而又為之誌其說云

移春亭記

吳之練川強彥栗氏治水亭於河之左雜蒔花木其間諸卉未花而有先春而折者群花已翻而有逗春而留者吾嘗領客造彥栗必飲食予其所且俾侍觴者侍硯徵亭名而并記之請予命之曰移而客有辨者曰黃金白璧珠綺女婦一切玩好之具世有權力者可不趾而移也春非黃金白璧珠綺女婦玩好之物而曷以移云哉予為莞爾曰客何見之闇乎自催花有微春不在春而在人也久矣春來而來春去而去四時代謝之春也春移而移春留而留吾司之於花木之間固有出於天時物候之外者春不在春而在我也子何見之闇乎彥栗起觴予酒曰其嘗患春不易得又患得之易失也聞先生之言吾之患蓋乎予曰未也憂年壽者恒懼去日之速而來日之無幾也則將游之外取大椿之年為吾春也是徂之易暮而朝也曾何益乎春未至也我將至之春之盡也我將遲之至之遲之春暮移而有移

者若是則年莫之引而有引者不如是乎彦果謝曰吾因移春而得養生之道請錄其說為記

竹近記

物之近於人者亦衆矣而近之物有熾惡則善敗隨之故君子慎所近也世之溺於近而敗者聲色也貨財也博奕飲酒也禽獸草木妖及奇伎巧宦之物皆是也近愈甚敗愈不可勝言聖人於小人女子誠其近餘類可推也嘻近哉近哉可不慎哉吾里姚生智獨以其近者在於竹而名其讀書之齋竹之為物見於禮詠於詩而配德於君子者也生近於君子之物則與世之近而敗者異矣吾固未占生之善效何如也吾見生之執謙問道似竹之虚心也孝義根於心而道生似竹之不撥其本也險夷不貳其行似竹之歷寒暑而不改柯易葉也其為詞賦鏘然

有金石聲似竹之著鳳鳥而叶于律者也則生之取於竹而善其德也有矣宜其於竹也左之右之以為近而一日不可以護也雖然竹特有似於君子之德者耳生於似君子之德者近之如是而向其人真希君子之德者乎生遊四方求君子之人而邇密之其進德又可量也乎書竹近之扁者實南高御史李公好古與生為忘年友之書也李公蓋吾所謂君子之德之人生與之遊得其近已李公由南端業羽儀於天朝生階而上之吾且見生之獲近清光於明天子已竹得已久稽乎生也我書諸室以為記至正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來德堂記

莊子正氏吳興之衣冠舊族也蚤年嘗遊於張息堂龍鱗洲甘梅坡諸先生之門極其學之所究學成而連賦有司連黜之通

喟然曰吾學之利果不得施於人乎君子存心於愛人不得為良相願為良醫遂又游藝於岐黃氏之家而名其醫室為求德之堂吳人感其德者既為歌詠之而又徵記於余余謂十年之計種之以木百年之計來之以德木未有不種而植德未有不施而來者木計歲以近德計歲以遠計近者庸衆人之所能知而計遠者非知道君子不能至也子正氏蒼髯皓髮已為五六十歲人不得於仕而借施於鑿德果報於百年之遠也則莊氏子孫其有食其報者歟雖然子聞宋許叔微氏取科名於陳樓之間唱六作五以符神人之夢者以醫曾有功德耳叔微之德施於人而來即在其身是醫之來不俟有年之後也叔微之事信則子正氏之來德速矣唱六作五之報吾其無望於子正乎哉子正尚以吾言勉之

清如許記

去姑蘇西北一百里所其聚為虞山又三十里為黼山黼山之易曹氏世居焉曹氏繇武惠王後六世孫某扈駕南渡其五世孫為今南沙處士文貴始居黼易南沙不仕善治其居而復散鄉之人疋賴焉子孫食指以千數占仕籍者十有二三有名某者為武畧三世孫生三歲而父喪母夫人張氏力教育底于成某日奉觴豆壽其母高節堂上又稍為園池以娛其親以及其宗戚賓客之讌樂名其池亭曰清如許門客自眉山師餘永嘉鄭采而下賦詩若干人持其成馬來重請予記予惟清如許考亭朱氏之詩語以興夫學者之心源也人之賢不肖天下事理亂成敗皆係諸心源故君子之學先焉心源之所自來為撓不濁為不昏晝夜此源之所為清而遠也某也學朱氏學先治其

源則清如許之契要蓋得之矣源益治流益清推諸行事在隱
為夷齊之聖在仕為伯夷之賢曹氏之澤不益衍乎哉曹氏自
武惠德被四海南沙不仕善猶及其鄉節堂之行義又有以光
繼前武而淑及後人其澤五世至于十世雖百世而不替者固
亦有其來之自矣予既得曹氏之學於清如許因知曹氏之澤
清且遠者方來而未艾也於是予書著其一亭臺之工一禽魚
木石之珍恠賦詠者能言之抑末爾故畧不書某字志明幼以
孝聞長博古憲文雅善為歌詩仕至江陰州司理云

熙春堂記

長洲縣縣金浮崦東南行四十里抵六直甫里其地為吳王茂
苑也至今民樂耕釣居有水木園池之勝鄰里相望雞狗之音
相聞民至老死不識市區官寺者張氏彥明之家在焉彥明氏

自晉高士翰至大流處士士居是者若干世矣彥明豈弟樂易
孝友之風行於家熏於里余嘗入吳訪天隨子故宅因與天隨
孫廣過其里彥明治酒食觴余於熙春堂上余既為賦熙春詩
明日以記請予聞老氏言治古之民熙熙然若登春臺蓋至德
之世君民之分雖下而情未嘗不與民並也故其君南面之樂
民有春臺之娛畊而食鑿而飲含哺而嘻鼓腹而遊不知帝力
之加於我此春臺熙熙之效也余猶及於彥明氏之家見焉熙
春既名遂使延頸舉踵指甫里曰某所樂土也樂土有某賢士
也吏食君祿而治民使民不得其熙然者不愧張氏乎吾方恠
吏近民使民日畏之而怒焉人大畏傷陽大怒毗陰陰毗陽傷
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熙然之春無時而得矣徒斲之焉求
其迹以治也摘群以為禮盪温以為樂又韻滑解垢以為之教

不知熙然之情其離也遠矣誠使近民者得張氏其人以熙然之風推之民也則熙然之治其獨為一家之春乎故余為張氏記熙春併以識有民社者之愧云至正己丑春三月三日

存拙齋

山東翹子益因余友方仲仁來請曰走不佞少輒有大志以為取功名如取地芥已而落魄不偶嘗薄任於宣政屬曹不能與世之巧宦者相追逐故歸而求諸拙采杜拾遺之句自號曰存拙且以顏子齋居之室敢乞先生一言白余所存者余曰少陵非存拙也因拙以存道耳子益之所存者在拙乎在道乎苟在道則雖愚必明拙為不拙之拙而大巧出矣故老氏子之言曰大巧若拙老氏子之所謂拙非杜少陵之所謂拙乎予嘗慨世之功人深中而險側秉外而便佞以咲為怒以諛為詈以恭為

嫚以信為欺奸偽橫流不知紀極豈知巧之極者拙之階與吾觀世之善仕善賈善醫五善百工奇伎大抵巧之弄而拙之成其效至於已軀老家而曾無然艾是知拙之存者道之在道在而四體無不喻萬物無不備其為效也孰多孰寡哉子益之拙愈存而道愈明則知聖人之道得於顏子之愚曾子之魯者愚非真愚魯非真魯也顏曾之道果在子益子益之拙又豈真拙哉書諸室為記

青雲高處記

馮李北去四十里所為青雲橫柱大陸漁梁農舍星分而棋布東鳳山九點與西楊諸峰出沒于烟霏空翠中雨晴暮且慘舒異狀臨之以層樓可一覽而有者實為李氏青雲高處也李氏觀復以里為青雲而其大父又號雲岩故樓以名子友茅山外

史張君兩嘗為書其扁而又以其第佐從子游介之以徵記予謂雲之為物多變已而名亦隨之外顧而內青謂喬具五色而昭瑞於靈臺之上謂之卿沛然而兩謂之油突然而作示颺風之兆謂之咆卷舒無心使人望之而不肯從龍以兩天下謂之白至其脫林石升天衢通駕鴻之羽翼近日月之光華枯槁之士仰之以為不可及者則始謂之青雲雲名公有志澤物而不偶於世其所謂雲不過陶靖節之無心弘景之自怡者耳某雖不敏竊有志於與世驅馳安知吾異日不凌青直上副吾居之高也邪然則是樓也李氏言志券也匪徒據勝覽之要以為高也雖然君子身居朝廷則思利其民者在家則思仁其族與其鄉者觀復登斯樓也見竟有秋啼飢冬號寒官府鬱塞而無所白者使之有以得其生而行其情是即青雲之單物也又何

必高有其位始得為青雲之澤邪觀復未任以余言勉之可也

素行齋記

邢臺張生叔溫氏以素行頡其讀書之齋叔溫天資庶靖古茂雖侍父宦南方為六品秩公子而朝薤暮鹽讀書不少輟從師取友恂恂然退謹如鄒魯者諸生以常情論之叔溫當華齡為貴介公子宜其衣狐腋裘日乘千金馬披彈平康間與代之河朔少年相追逐不以為過而叔溫不爾曰吾讀書未舉有司一布衣生耳一言一動奚敢發而僻以于大戾以貽其親之憂此其素行之一也叔溫侍父在淞以嘗從游於予且命舟五湖上招予至素行所見其室中所蓄惟折脚几籍破琴一床經史子書凡若干卷丕敗壁間他無長物以為族者子駭之曰生侍父典大縣食厚祿而素行若是是誠能行己之素者已中庸言素

位而行以見君子之道泛應曲當無時而不在無往而不達故其道也易然世而無存已易地而無得喪非聖哲不能故曰民鮮久矣今叔溫行貧賤於父典大縣之時非希賢希聖自信之薦者不至是抑素行之日有富貴貧賤則夷狄患難之不同舜之貧賤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富貴則被袵鼓琴若固有之孔子欲居九夷則曰何陋之有及遭患難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若是者皆素行之至的也舜人也孔子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叔溫尚勉之而異時以公卿之器達而在上也行乎富貴之素者亦今日素行之推耳吾未老尚及見之

筆耕所記

吳興錢德鉉流寓淞上搢讀書之室曰筆耕所余客淞至其所見其一室如穿破舟上穿下洩折脚鐺鬻若無出煙之膏予為

之啞焉嘆曰自不容辨黍麥乎不操索耜不踐吠畝之塗泥恃三寸穎以代畊所亦非其所已德鉉起而對曰吾筆之不停猶農之耕不輟也所非吾所且不輟吾耕所苟得所其敢輟吾耕乎所弗得所是農之不幸遇石田用力多而得報寡所得其所是農之幸而遇汶易之腴用力寡而得報多矣吾其敢以所非所而廢一日之耕乎子肆之曰鹵莽而耕者鹵莽而報茂裂而芸者茂裂而報畊患不力爾何患不得其所哉抑子之耕也筆不如目目不如心目以耕乎外大地之謂心以畊乎內寸地之謂也放而大斂而寸而後畊之以筆畊哉董畊得其所哉者得其所無往而非吾託筆之地又何有小大肥磽之辨哉抑記禮者有曰禮以畊之義以植之學以耨之仁以聚之樂以安之畊之外曰植曰耨曰聚曰安皆筆畊道也子尚勉之德鉉起拜手

曰鼎之耕也倘得其所又得其道豈惟妻子無飢雖使天下無
孳夫其可也四月八日在雲間陳氏邸寫

改過齋記

至正九年春予游松之明日邢高張叔溫携數客來見中一人
昂然長癯然清言議風發可畏問為誰則曰袁景文氏也明日
景文來請曰凱先世黜錦城僑茲之先子可階翁以詩鳴松中
先子蚤世而凱尚幼力自樹立頗知讀書屬文既長益有志於
學然偏質剛復不能齷齪與里間浮沉且又不能隱人善惡時
時立物論為減否於是與俗寡諧人亦以此相詆若有所不容
者今年歲已強矣欲改是過故自顏其燕居之所曰改過而日
自省焉敢求先生一言以戒吾過引吾不及以底于聖人之道
予駭然異之曰人以過自諱者滔滔是也而未有過自揭而求

改者聖如仲尼而幸聞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古之聖賢
未嘗以過自諱此其所以為聖為賢也書曰沈潜克剛克高宗
柔克又曰絜友剛克強弗友柔克若子之過非沈潜也非絜友
也其過於高明強弗友者乎以柔克之則二者之過無過矣然
柔關首頽隨之謂執雌牧卑轉剛而善之謂也謝上別程子十
年而能不矜劉忠定別溫公七年而不能妄子信能知過而改
異時復見子松陵之上昔之剛復者者柔矣臧否者嘿矣是子
之信能改過也由此而之顏子末二過之域是不難景文起謝
曰疾疾者多矣藥石我者惟先生一人敢不再拜如先生教遂
書諸齋為記

敬聚齋記

雲間衛子剛扁其歲脩之所曰敬聚齋余客茲土子剛首謁見

明日以敬聚焉來請記予曰昔曰季贊卻缺之言曰敬德之聚也罷敬必有德子剛慕卻缺之敬曰季之言足以脩身也故以名之吾聞剛王大父山齋以言德著稱官至永嘉別駕晚年讀易有得著書若干行于時子剛大父立禮公隱德不仕閉戶養高者二十餘年人慕而不可見如丹崖青壁子剛之敬之德之聚蓋有所本矣而又以敬聚名齋曰脩習其中且從儒先生治書詩經學著之聿積蔚然有章此非德之所以聚于德而發為英華者歟然子剛貴介子弟也一日之間聲色過乎前便佞隨乎後狗馬珠玉之好襍然集乎中所以應之者或不能不顛實於造次之頃則敬以欲而敗者不少矣子剛益能疏濬而心澡雪而精神視而牽色聽不牽聲談不牽味芳不牽臭日引而月長之其所以聚其德者尚可量也哉卻缺子一田丁也因敬

而階乎仕滅其先惡為晉國軍大夫矧子剛素承先德以積敬又當 國家文明之運異時不遇知已則已苟一遇焉其不居高位食祿為時名卿乎區區春秋一國之士又曷足儷子剛乎子剛尚以吾言勉之而已

安雅堂記

去淞之西一舍近日泖去泖之西三里近日蒸溪蒸溪之上有世家曰曹繼善氏其先自宋文恭公後五世孫其孫溫之許肇家于淞今子姓有稱貞素處士者余未識之其從子繼善繼善且邀余至其所居堂堂以安雅名蓋侍書學士虞公集之大書也應奉陳公旅既為堂文而猶以其言未竟復徵予言余讀荀卿子因論君子小人注錯之當與過也遂有越人安楚楚人安瑜楚以喻君子之安乎雅以是為非知能材性然也注錯習俗

之節異焉耳君子之安於雅非習之專且素能爾乎繼善博雅君子也非雅不習非博不親聽益亦習而專專而素而於註錯之間當而安矣不然吾懼繼善之於雅強越見而安楚強楚兒而安越其得謂之安乎我帝堯之史曰安安臯陶之謨曰安止論者以聖人安於自然志君子之雅學者使注錯之當而安如越楚人之安越楚也去聖人之安其隔幾何哉抑予觀鄒謝之事而有以明習俗之節林宗之中偶為兩塾而人効之為塾角石鼻不幸病塞而人効之為擁吟彼非不知中之兩塾而鼻之病塞亦安於名流之習焉耳繼善出仕於首教之地矣安雅之雅不唯淑已且將及人誠能使其人之慕繼善如人慕鄒謝則繼善之雅所漸者易矣西單者廣矣豈獨以之名堂哉惟繼善勉之

邵氏亭德堂記

松之鹵折而南曰釣灘釣灘之南大泖大泖之支流又南趨而東曰楊港邵氏之族居焉踞居之北一里所水四面合中起林阜者實邵公翠岩處士之兆也公生前自營室仍築家舍而構亭其前為薦裸之地且誠諸子曰冢舍地卑濕林木踈理易朽壞我百歲後必亟葺之及茲未四十年而亭已弊其且老痛念父言在耳重以本支日蕃展拜之地隘於是一撤其弊而新之凡若干楹視舊規加闊且崇如於某年某月某日迄是年某月某日告成取古語陰德享榮以及子孫者名堂亭德焉公之曾孫煥以嘗與予遊遂將父命來請記言禮者墓下廬不祭必反虞於廟自廟制廢而上冢之禮實重於漢之人余嘗議之矣禮不墓祭者以體魄為無知虞而反廟者以鬼之爽者在焉夫

著株龜甲朽有年歲而狎者出焉謂體魄為無知可乎孔子之
冢孔里魯子孫世世祠之不廢則知漢人展墓之禮為愛之切
厚之至也吾聞邵氏自翠岩公而始大公天質深厚不事表襮
雖善理生致富饒而絕去侈靡之習敦行孝謹而仁及乎宗族
姻友里稱為德人長者無間嘗建書院瑁湖上祠先聖像其中
立義塾于鄉割已田若干畝教養里甲兒構三徑橋以濟病涉
公之脩德于已而覃于人者如此宜堂以享德名德厚流長而
澤及乎子孫公之德也豈止榮享一已而止哉傳曰盛德者必
百世祠吾知邵氏之德施于前子孫食其報于後享有世德者
遠矣雖然人之種德如藝樹然老人種之少者用之然少者不
又為後人種之吾知其用有時而為之矣人子孫者其可視先
澤自怠自脩乎公之子某既克家如公而孫某又尊德樂義光
之子孫以之

不疑雲山樓記

予前聞人曾孫某且篤孝明經營選于里矣使益勤不怠則世
種其德而世世享焉邵氏之後益昌而大蓋可占矣詩曰詔厥
孫謀以燕翼子邵氏之先以之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邵氏
之子孫以之

不疑雲山樓記

予嘗北渡揚子訪金山之勝而不知湫之南又有所謂大金小
金出沒於雲海之中如壺嶠之在弱流外也至正九年春余抵
湫之張溪溪之東有大族為楊竹西氏居之南偏其樓曰不疑
雲山竹西讌于樓之上閩戶四關萬頃之雲兩鰲之島皆自獻
于眉睫之下其所名也園宜竹西且舉酒屬予以記請予謂雲
山之竒觀不得於近而得於遠遠非至高至明之境無以得之
有其境矣而非至高至明之人則亦無以得之也竹西脫去仕

累歸討幽事稍為園池亭榭以自娛以及其客之好事者是境
人高人副地勝雲山之觀雖然遠在萬島之外猶將有之况去
不五十里者乎然覽雲山以自粗也而覽雲山以微則小是也
今夫雲之大也膚寸而起塞乎六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及其細
也退藏於密莫得而窺焉是雲之運未嘗無靜也今夫山之小
也一拳石之多及其大也草木生焉寶箴興焉是山之靜未嘗
無動也此非會之于心不能竹西風日佳時岸巾樓上手揮五
絃之餘與一二解人談至理既以八不礙者闕于目復以八
荒不礙者洞山之觀矣供矣竹西無然若有得起舉
酒而自歌曰海之雲兮油油雨我田兮有秋海之山兮離離障
我流兮東之又歌曰雲之動兮蹺蹺吾與雲動兮動而不遷山
之靜兮層層吾與山靜兮靜而不停併錄其歌以為記